



T 计划凌晨执行

韩庆升

著

苏文艺出版社

I247.5
2958

T计划凌晨执行

韩庆升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B

456065

T 计划 凌展 执行

韩庆升 著

*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图 235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,350册

ISBN 7—5399—0039—3/I·36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83 定价：2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荣德

第一章

一

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。

一辆黑老虎轿车从国民党剿共总司令部的铁门里驶出来，朝坐落在大东区的第九零兵工厂急驶而去。

车里坐着九零兵工厂总厂长陈河少将。他蜷缩着身躯，歪着脑袋，双手抱着肘，无精打采靠在车座上，瘦削的面孔上，满是颓丧、懊恼的神情。他目光呆滞，紧蹙眉头，身上象压着一座大山。是啊！怎么能不沉重呢？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于十月十五日攻占锦州，接着又挥师向辽西突进，直指廖耀湘兵团。国民党军在东北大势已去，沈阳宛如在汹涌浪潮冲卷下倾覆欲沉的舰船，他陈河搭载在这样的危船之中，怎能不心惊胆颤。

轿车猛然刹住，陈河急拉住扶手稳住身子。透过车窗，他发现轿车停在中山广场，调往前线救急的坦克车、装甲车、炮车、运兵车，塞满街道。从锦州前线败下阵来的伤兵，穿长衫，蹬马靴，戴墨镜，腰掖着盒子炮的地痞无赖和仓皇逃窜的官绅，横冲直撞，争闹于市，阻塞了交通。使陈河的黑老虎轿车无路可行。

陈河对车队毫无兴致，对街头的纷乱，也无动于衷。

“炸厂！炸厂！炸掉九零兵工厂！”剿共总司令的吼声还在

耳边响着，他用手塞住双耳，然而，那声音依然不绝于耳。

“炸厂！炸厂！炸厂！”

九零兵工厂原是张作霖创建的“奉天军械厂”，日伪时期成为“日本商办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变成国民党政府管辖的九零兵工厂，大厂老厂，经营了几十年啊！如今却要炸掉，怎不令他苦恼……

一群流氓的打砸叫骂声，惊醒了沉思中的陈河。原来是地痞流氓和伤兵在砸戏院、捣饭庄、抢商行。暴徒行凶打人，吓得小商小贩关门闭市。吓得城民百姓东逃西窜。把一个本来十分繁华的花花世界，闹得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。

陈河见车队已过，便下令开车。

突然，一个拄着拐杖的瘸腿伤兵拦住轿车，骂道：“老子在前方流血，你他妈的坐着轿车享清福！”说着举起拐杖，砸碎了车窗玻璃，玻璃碎片落在陈河身上。“滚下来！你神气个屁！”

陈河的卫士小卞跳下车，枪口对准拄拐伤兵，呵斥地说：“滚开！”

“日你奶奶的！”伤兵举起拐杖。“兔崽子，俺一拐杖敲了你！”

“住手！”陈河在车里大喝一声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老子受伤没人管，奶奶的！在前方没被打死，回来也得饿死！”

陈河掏出一叠流通券，扔出车外。伤兵和看热闹的为抢票子顿时滚作一团。

小卞跳上车，轿车向前开去……

陈河精通兵器制造技术，建树卓著，深得国府器重，他是国府难得的兵器将军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日本投降，八路军主动撤出沈阳，陈河以联勤总部兵工署东北接收委员会大员身分，接管了九零兵工厂，出任总厂长。然而当年威名显赫的接收大员，不到三年，将随着国军败北而落毛掉翎；如今又要亲手去炸掉这个三代兵工基地，他心里怎么能不倒海翻江呢？

华灯初照，陈河穿着睡衣，仰歪在钢丝床上，失神的目光盯住花吊灯，直到烟蒂烧了手指，方猛醒。他在思考九零兵工厂何去何从？他不想炸，不想亲手毁掉这硕大的家业。但又怎么保呢？迁厂搬家？不！带兵打仗的，打不赢就领着部队开拔。可是兵工厂呢？带着成百上千台的机器，带着两万多兵工怎么开拔？九零兵工厂象一座大山，拿它不起，搬它不动，要在几日内退出几百里，真比登天还难。若不，只有炸厂。在剿共总司令部紧急会议上，剿共总司令主张炸厂。中统局塞北站站长，阴险奸诈的宫福录，也公开主张不能把九零兵工厂留给共军，特意表示，愿助他一臂之力，还把他外甥女的未婚夫陆海推荐给他。这样一来，中统局的手便伸进了兵工厂。事实上，兵工厂各级都有中统的人。陈河左思右想，心里象灌满了铅。

“喝茶不？”妻子淑梅坐在床上，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亲昵地说。

陈河摇摇头，拉住她的手，把她拽到怀里，紧紧地搂住她，似乎怕失去她一般。

淑梅并非花容月貌，只是体态窈窕，性情温柔，贤淑，天赋聪慧，又知书达理，是他的贤内助。十六岁时同他结婚，

老夫少妻，他格外疼爱她。如今共军压境，沈阳变成危城一座，本来应该早离险地，无奈他掌握着九零兵工厂的命运，必须留守沈阳，要走只能让她先走，退居重庆。真让她走，实在舍不得。留在这，他又于心不忍，怎能让爱妻在危城受战祸之苦呢？想来想去还是下不了决断，他对妻子道：“淑梅，你还是回重庆去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！”她依偎在他的怀里，搂住他的脖子呢喃地道：“我不离开你。”

陈河深情地望着她，长吁一声。淑梅用手背蹭着他的下巴道：“我知道你舍不得你的工厂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；要死，死在一块。”

陈河摇头不语，紧紧地搂住她。

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，陈河松开她，披上军大衣，急奔正厅。

陈河接完电话回来，淑梅已钻进了被窝，她对陈河道：“上床睡吧！”

陈河瞅她一眼，坐在床上，又长吁短叹起来。

淑梅见他心情沉重，问：“谁来的电话？”

“兵工署长。”

“通知你走吗？”

“不，命令我在两日内，拿出炸厂方案。唉，炸厂，炸厂，真叫人大伤脑筋啊！”陈河说完，点支烟，在室内踱步。好半天他嘎然止步道：“淑梅，你明晨一定得起程，再不可耽搁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要犟了，你先走一步嘛！”

淑梅不再争辩，她深知丈夫说一不二的脾气。

她默然无声地走到写字台跟前，踩着凳子从墙上摘下一帧油画像。

陈河接过油画像，端详着。这是淑梅的半身肖像。画像画得维妙维肖。淑梅端庄，妩媚，跃然画上。这帧画像是他离开重庆来沈阳时画的。陈河特别喜爱它，常年悬挂在卧室里。

“那画匠的技艺真好。他作画，不收钱，只求你接见他。别忘了他的名字，叫朱纪若，你堂兄陈毅的信使。”

“淑梅，我与陈毅没有往来，此事，在外人面前可千万别提起。”

淑梅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一件事。“今天下午，李倩云跑到咱家……”

“李倩云是谁？”

“中统局塞北站宫站长的外甥女，在火工所，少尉技术员。”

“她来干什么？”陈河对中统局十分戒备。

“她来的时候，女扮男装，吓我一跳。”

“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“她来避难。听她说，三天前宫福录决定枪毙一批政治犯，政治犯中有一个共党市委头目，人称李先生。这个人，日伪时期曾在奉天造兵所办过‘静远学馆’（职工夜校）。李倩云读国高时，李先生教过她。一九四四年末，她参加反日示威游行被捕，李先生曾营救过她。为了报答李先生的恩德，倩云求宫福录释放他，不料，惹恼了宫福录，大骂倩云一顿，打了她，还差一点动枪。倩云一气之下，离家出走。

没料到，今天上午，她和未婚夫在小河沿公园会面，被宫福录手下的人逮住，送进了监狱。宫福录表面上让他俩和李先生诀别，实际上，让他俩看着狱警殴打李先生，以此刺伤倩云的自尊心。从监狱回来的路上，倩云和她三舅同乘一辆吉普车，她趁宫福录没有防备，夺了他的手枪，开枪打了她三舅，然后，跳车逃跑了。”

陈河听完了她的叙述，顿时板起面孔。“你呀，李倩云枪打她三舅，是凶手，你怎么能窝藏凶手呢？她人呢？”

“你不能找她，我答应替她保密。”

“多事之秋，万事都要谨慎，叫她离开我这里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去！”

二

十月十八日清晨。

淑梅在拥挤的乘客人流中，登上飞机舷梯，回眸一望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只见陈河频频招手，泪花晶莹闪烁。从此，他俩将地北天南，各自一方。他留在危城，前途难卜。飞机起飞了，越飞越远，直到不见踪影，陈河才离开机场。

九零兵工厂位于沈阳大东区东陵附近。厂以红砖围墙为界，分红墙里、红墙外。红墙里有四十多里的广阔地域，内有炮所、枪所、子弹部、水电所、机工所等造作间，还有运输部，各种库房，厂房鳞次栉比，烟囱林立，由丁字路联结成一个方块形的工厂区。红墙外面约二三里的地方，称红墙外，那儿是一个危险区，有火工所和火工库房。红墙是界

河，也是危险标志。

卫士小卞打开车门，陈河走出轿车，向厂门走去。他发现往日规规矩矩的兵工，故意不出示蓝、红牌，大有向守门的男女稽查示威的味道；更有甚者，他们翻白眼、吐唾沫，敲饭盒，冲撞稽查。时局对兵工的影响，如此立竿见影，令他吃惊。这里是他陈河主宰、统辖的地方，他是两万兵工的主人。稽查代表他执法，兵工们居然如此不顺从，怎不叫他生气？但他知道局势日危、军心浮动，管也无用了。

兵工们用惊奇的目光盯住他那张严峻冷酷的脸，似乎在说：“妈的！总厂长还没滚？他长几个脑袋？”

陈河朝前走去，他怀着依恋和惜别之情，来视察九零兵工厂。他对它无比熟悉而又感情至深，他怎能不多看几眼。锻造间烟囱林立，雄姿勃勃；鳞次栉比的造作间，象海浪那样重重叠叠；弯曲而规矩的丁字路上，汽车奔驰，人流不息，这种繁忙的景象，象征工厂的生机。展望绵亘几十里的围墙，更加感到雄伟壮观。这一切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催发着他的情感。他，怎么能忍心毁掉这一切？他看见路旁杂草丛中，报废的炮弹、铜壳、机件、机床、木箱等随处乱堆，路上螺钉、电线、料头、铁块、冲模具，举目可见，他感到惋惜、内疚。他象躲避瘟疫一样，离开丁字路，向工厂里繁忙、喧闹的地方走去。那里传来的马达、砂围、锻锤的声音，使他感到格外亲切。电焊光、浇铸光、炉火、机油的芳香，炸药的苦涩，油烟的腥辣，使他的心灵得到充实。从听觉、视觉、嗅觉中，意识到兵工厂的存在，象喝了一杯浓咖啡，使他精神振奋。

陈河的视察引起兵工们的注意。往日，他下厂总是戴

着墨镜，戴着手套，前呼后拥，稽查保驾，今日却只有他的卫士陪同。

视察完红墙里厂区，陈河乘黑老虎轿车出红墙里北门，绕过工字楼、学校和大檐帽子（厂里国民党军职人员）住宅，通过“三家子”，穿过东塔和飞机场，驶进那个为炮弹装药、装配的火工所。他视察了火工房和成品库。

在装药工房，有条大汉拦住了陈河说：“总厂长，俺们攥一大把中央流子（东北流通券），换不来几斤高粱米籽，娘的！让俺们捏着瘪肚子干活吗？”此人是个铸药工，长得身材高大，结实魁梧，剃着光头，后脑勺大而突出，前额很宽，粗犷而强悍，人称黑铁塔。

陈河听不惯那粗俗撒野的话，瞪他一眼。

一群装药工围上来朝他叫嚷。

“流通券毛得没边，比死人撒的纸钱还多，妈拉个巴子！”

“把俺们饿伸腿了，厂里的活谁干？”

陈河被吵得耳鼓发涨，答应从明天起，每天每人发两个馒头。

黑铁塔凑近他的身边。“国军撒丫子了，剩下俺们这些吃药面子的谁保护？总厂长……”

未等黑铁塔说完，稽查组组长吴中球少校领一帮稽查赶来了，虎视眈眈地站在黑铁塔面前。“总厂长，卑职来晚一步，叫您受惊了。”

稽查后面跟着火工所所长中校白云川，他十分谦卑地说：“总厂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！”

黑铁塔仍然冲着陈河说：“总厂长，国军不保护工厂，

俺们可要自己保护自己了……”

“放你妈的屁！”吴中球挥棍要打黑铁塔。

黑铁塔手捷眼快，抓住他的棍子。“你那臭嘴放干净点！”

吴中球有意要在陈河面前显显威风。“骂你咋着？妈的！把这小子抓起来！”

稽查们蜂拥而上，拧胳膊，摁脖子，逮住了黑铁塔。这下惹恼了装药工，一齐忿忿地围了过来。

“放开他！”陈河威严地说。

吴中球不敢违抗命令，放了黑铁塔，乖乖地站在一旁。

“白所长，陆海在吗？”陈河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，岔开话题。

“在。”

“晚八点，叫他来见我！”

“是！”

三

十月十八日一整天，陈河消磨在九零兵工厂，日落西山的时候，他才回到住宅。

通过一天的视察，陈河更加爱恋他的工厂，更加珍惜这个三代兵工基业，他不想毁灭它。他宁愿自己承担违抗军令之罪。因此，他决定晚八点，设便宴，宴请宫福录荐举的陆海。他认为宫福录举荐陆海给他，肯定与炸厂有关，只有拢住陆海，通过陆海协调他与中统局塞北站的关系，才能延缓炸厂时间，以另谋他策，保住工厂。

客人陆续走进客厅。

这间呈正方形的客厅，窗明几净，吊灯、壁灯通明，显得客厅富丽堂皇，墙上悬挂的古画、条幅，古香古色，文雅庄重。稽查组长吴中球叼着烟，选个显眼的座位坐下，跷着二郎腿，指头弹着桌子，摆出一副盛气凌人，高人一等的架势。吴中球年在三十五六岁，尖嘴猴腮，外加满脸横肉，最显眼的是眉毛里藏着一块蚕豆大的黑痣。别看他模样不济，由于诡计多端，深得上峰赏识。他是九零兵工厂里的铁腕人物。明是稽查，暗地，他是中统特务，他进过“临训班”，读过“特工常识”，娴熟特工手段，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。吴中球眨巴着小眼睛，机敏地思考总厂长请客的意图，他从客人身分、地位、政治倾向来分析陈河此举的目的，兴许是搬面子、找台阶，雌飞雄随的告别宴。

训育课长戚崇艾少校，穿着棕色皮夹克，头裹在直立起的夹克领里，站在一幅古画前，表面看象是怔怔出神，心里却是在琢磨总厂长为什么突然好客。戚崇艾三十岁，中等个子，五官端正，长的满有精神。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，日伪时期曾在哈、长、沈等市组建同学会，进行抗日活动。一九四六年由沈阳城工部军工系统地下党负责人派到九零兵工厂，任九零兵工厂中共地下党负责人。

运输部主任董忠少校，叼着烟斗，跟戚崇艾并肩站着。他今年四十岁，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。平时少言寡语，有点老气横秋。地下党员。他诡秘地瞥了戚崇艾一眼，似乎说，总厂长请客其中大有文章，我们必须保持警觉。

戚崇艾从董忠的目光中看出他满腹狐疑的心思，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九零兵工厂的何去何从，会不会是总厂长请他们

密谋炸厂？

总工程师上校顾大明陪陈河悠闲地步入客厅。吴中球霍地站起来，戚崇艾、董忠转过身来，等陈河和顾大明就坐后，他们择席而坐。半晌，没人寒暄，客厅里异常安静。

陈河从不讲究交往，不设心腹，他请的客人是经过斟酌的，不是马马虎虎拉来充客的。他喜欢戚崇艾的沉静，董忠的厚诚，顾大明的忠实，钦佩他们才大学深，酷爱兵器制造业。唯独请吴中球不是他的本意，为避嫌，才留一席给他。

时钟报时，刚巧晚八点钟。火工所白云川领陆海走进客厅。

“你是陆海？”陈河打量这位年轻军官，只见他二十三四岁，中等身材，四方大脸，一双大眼，炯炯有神，长睫毛忽忽闪闪，显出机灵神气，国民党军服着装齐齐正正，充满了尚武精神。“请坐。”

“谢谢总厂长。”陆海彬彬有礼地说，他猜不透总厂长请他来的目的。

“陆先生在哪个学府求过学？”

“伪满时，毕业于第二工科。”陆海站着回答。

“诸位，我介绍一下，陆海是我请的贵客，今晚，我设便宴别无它意，一则感谢中统局塞北站宫站长举贤荐才，推陆先生助我，所以特设便宴欢迎陆先生。二则夫人已返故里，撇我孤身一人，不胜寂寞，故请诸位来此一聚。请！”

客人随陈河走进餐厅。餐厅内一张圆桌，⁹桌面上摆着丰盛的佳肴、佳酿。靠墙放着沙发，茶几上备有糖果。

陈河请陆海坐在他的身边，然后，举杯敬酒说：“来，欢迎陆先生，请诸位干杯！”

陆海受宠若惊。“总厂长，为我干杯，不敢当，我敬总厂长一杯……”

“总厂长器重你，来，干！”吴中球递杯给陆海说。

“我从不饮酒，请原谅。”

“别客气，喝！”白云川举杯劝酒。

顾大明、戚崇艾、董忠逢场作戏，举杯在手。

陆海行军礼致歉，陈河也就不再勉强他。

酒过几巡。陈河对陆海说：“我想请陆先生出任火工所上尉副所长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陈河想，如今时局不稳，虚设几个官职，讨他个喜欢，无关大局。

“总厂长，恐怕……我胜任不了。”陆海说。

陈河说：“过谦了，我想组织一个保安队，请你兼任保安队长，小老弟，在沈阳临危之时，你要帮我一把。”

陆海连升两级，被委两职，在座的均感愕然。吴中球皱起眉头，大惑不解地乜了陈河一眼。兵工厂有他的稽查组，还有何必要成立保安队？真是多此一举！莫非他陈河要拉私人武装？

戚崇艾听陈河说要组织保安队也大吃一惊，他想，解放军打响辽沈战役，攻占锦州，直逼辽西，很快就要包围沈阳，复巢之下岂有完卵。这种形势下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弃职逃亡，一条是破坏兵工厂后南逃，为什么他竟要组建保安队？保安，保安，难道他要保护工厂的安危？不会！绝对不会！他的保安队十之八九是对付兵工的。陈河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对他这一手不得不防。

“陆先生，倩云小姐为什么没来啊？”不等陆海回答，陈河便吩咐小下去请李倩云。

陈河明知李倩云枪击她三舅宫福录的事，为什么还要请她呢？他从宫福录荐举陆海这件事，证明了宫福录根本没记李倩云的仇，否则，宫福录不会推举陆海给他。陈河请李倩云仍然是为了拢络陆海。

李倩云来了，受到陈河的热切欢迎。

李倩云坐在陆海身边，落落大方。

陈河没见过李倩云，只见她穿着国民党军服，佩少尉军衔，精神抖擞。腰肢婀娜，两腿修长，皮肤白嫩，眼睛象清澈的湖水，瞳仁象映在湖水中的圆月，深不可测。军服裹不住她丰隆突起的前胸，压不住的青春美，自自然然地流溢出来。大檐帽子底下露出披肩发，更添加了英姿。她有大家闺秀的气质，与陆海倒是挺般配的一对。“李小姐和我夫人是挚友，我代表夫人向李小姐敬杯酒。”

“谢谢总厂长。”李倩云一饮而尽。

“李小姐真爽快，来，李小姐，干一杯。”吴中球与她碰杯同饮，相视一笑。

白云川喝得圆脸泛紫，眼球充血，似醉非醉地举着酒杯说：“李小姐，咱们是老……老朋友，咱俩喝一杯，总厂长够……够朋友，共军眼看要打来了，咱们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吧，喝！”

“白所长，你不能喝了。”李倩云说。

“没……没事！总厂长，我不是说醉话，你咋不走，想呆在这吃枪子？你不走，是不是准备……准备炸厂？”

白云川酒话点到陈河的要害上，陈河象被蝎子蜇了一下。戚崇艾感到突然。

既然白云川的酒话破题，借这个机会，陈河也想听听他

们的高见。于是，他说：“九零兵工厂何去何从，我想聆听诸位高见。”

李倩云的双眼皮忽闪一下，爽直地说：“两军交战必有胜败，因败毁厂，救不了败局，图报复去炸厂，那是无能的表现。”

“沈阳守不住，当然不能留兵工厂给共党。”吴中球说。

戚崇艾、董忠一语未发。陈河点将了。“戚课长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兵工厂之事，还请总厂长决断。”戚崇艾说。

“我等惟马首是瞻。”董忠搪塞地说。

小卞走进餐厅，请走吴中球，说有电话找他。借此，戚崇艾他们离开餐桌，坐在沙发上。

吴中球急急匆匆地回到餐厅，向陈河报告。“稽查哨报告，有个叫于佳山的在厂里咒骂政府，煽动兵工逃跑，总厂长，你看……”

“抓起来！我不允许任何人跟我捣蛋！”

陆海和李倩云起身告辞，戚崇艾、董忠也告退，离开了总厂长的住宅。

顾大明留在这里。

“老顾，你看九零兵工厂该怎么办？”陈河问。

“我没考虑成熟。炸！毁了三代基业，可惜！不炸？难道留给共党……总厂长，你说呢？”顾大明知道他今天视察了兵工厂，估计他对兵工厂抱有依恋之情，但摸不清他的真意。

“兵工署限我两日内交出炸厂方案。”